

## 第十四回 出神見鬼相府奇聞 嚼字咬文天生怪物

話說劉三公子見寶珠出來，一身羅綺，更顯得衣香人影，嬌韻欲流，搶步上前，兩個問了好。劉三公子道：「知道吾兄貴恙初好，不敢勞尊，今天治了幾個小菜，來同年兄暢談。」寶珠道：「多承美情，又累久候，何以克當？」劉三公子道：「你我至交，不必客套。」談談說說，公子裝做正經面孔道：「我們早些飲一杯罷。」

寶珠凝神一想道：「很好，但此地嘈雜，不如花廳裡幽雅，我們裡邊坐罷。」二人起身，寶珠引他上花廳來。劉公子一看，正中下懷，笑道：「此地頗好。」家人排齊酒席，寶珠請劉三公子上坐，劉三公子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小弟此來做主人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在舍下何能有僭？就是序齒也年兄坐。」劉公子立意不行，寶珠也就不同他讓，坐了首席。劉三公子送過酒，二人對酌。

劉三公子將一對黃眼珠子凸出來，對著寶珠，只管賞鑒，見寶珠臉色雖清減了些，反覺得世外仙人，總不及他淡妝飛燕。劉三公子越看越愛，故態復萌，有些捏手捏腳的嚶鳴。寶珠芳心一動，惡念頓生：我索性叫家人退出去，看他怎麼樣？對兩邊跟班道：「你們送兩壺酒來，走了出去，我有話同劉少爺講呢！」家人答應，將酒送在桌上，就到外面去了。

劉三公子好不歡喜，心癢難撓，便絮絮叨叨，肉肉麻麻，說個不了。寶珠實在厭他，還想灌醉他了事。誰知他立定主意，不肯吃酒。寶珠心慌，微微笑道：「你到底想怎樣？」劉三公子道：「你想罷，你真害死我了。我從那天，想到如今，晚間做夢，倒還是親親熱熱的，很有個趣兒，竟弄下遺精的病症！」寶珠心中生氣，只不開言。

劉三公子道：「你怎麼不言語了？我瞧你總是陌陌生生的，不肯同我拉個交情。那天姑蘇會館吃了你的虧，整整同趙老二鬧了半夜，你倒走了。你如今說罷，肯同我好呢，你我兩個倒是個好對子。不然，你又何必害我性命呢？我就死了，魂靈兒也是隨著你的。」說著，裝出許多溫柔樣子來，更討人嫌。

寶珠怒極，倒反笑了一笑。劉三公子只道他有意了，骨頭沒有四兩重，鬼張鬼致的做作一番，伸出硬錚錚的一隻短而且禿的手，扯住寶珠尖鬆鬆的一隻雪白粉嫩的手，在臉上擦一擦，還聞一聞，道：「我送你一對金戒指罷。」寶珠急於要縮手，無奈劉三公子男人力大，縮不轉來。劉三公子見他纖纖春筍，柔軟如綿，心裡火動，兩腿一夾，將這隻手握得死緊的，叫道：「哎呀！算得春風一度！到底還是劉三公子稱得起，是緣分不淺。」

寶珠看他這種鬼形，有些懂得，粉面羞得通紅。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只聽腳步進來，寶珠忙道：「有人來了，再不撒手，我就惱你！」劉三公子只得放手。見是劉府家人送上兩把自斟壺來，一把送與寶珠，一把送與劉三公子，本來在家吩咐過的，到半酣就送上來。寶珠處處留心，見他壺來，大為疑惑，暗想：「吃了半會，為何將酒分開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再看壺頂子，也有分別。又想：「他不論有意無意，我寧可乖些的好！」心裡躊躇，聽見劉三公子道：「你我談談心事，不便著人進來斟酒。我同你各執一壺，省得費事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寶珠道：「很好！我敬你一杯。」將自己壺裡酒斟了一杯，送到劉三公子面前，劉三公子那裡肯吃？笑推道：「你先請！」

寶珠見他推得什麼似的，心裡明白，倒不強他，笑道：「罷罷，送進暖酒來，你一杯不飲，我倒想酒吃呢！」劉三公子道：「我敬你！」寶珠道：「我不要人敬，自己會斟，總得你陪我一杯。」就將劉三公子的酒壺取在手裡，又取一個空杯，趁劉三公子起身謙讓，轉眼將壺蓋換個轉兒，斟了一杯，先將酒壺送過去，使他不生疑，就走過去，笑迷迷的將酒送到劉三公子唇邊，道：「好哥哥，你飲了這杯酒，我才歡喜呢！」

劉三公子見他這個嬌媚樣子，溫柔口聲，就是一杯毒藥，也不肯回不吃。況親眼見他在大紅頂子壺裡斟下來的，一點不疑，清水流流的，張著大嘴，等了酒到口邊，一吸就乾。寶珠又在壺內斟滿，再灌一杯。原來這酒母是酒的精華，一大杯煉成一滴，劉公子一連兩杯，足有六七癩酒，饒到劉三公子大量，也就支持不住，癱將下來，兩個白眼，紅絲縷縷的睜大了，望著寶珠發喘。寶珠笑道：「自作自受，今日叫你認得我就是了。」遂走出廳來，將門反閉起來。

到了東廳，著家人傳進劉府跟班來道：「你少爺醉了，懶得動，我留他住下，還有話講呢，你們先回去罷。」家人尚在遲疑，經寶珠再三催迫，不敢有違，只得回去。寶珠又將松勇叫來，吩咐了幾句，松勇答應去了。寶珠又踱進廳來坐下，看看劉三公子，已醉得不省人事。

少刻松勇同兩個心腹家人進來，手裡取著衣服、繩索、顏料等件。松勇領頭，將劉三公子扯起來，把戲房裡取來的一件藍袍替他穿上，腰裡用帶子束緊，又把手扣了，衣袖底下穿兩個孔，將扣手的繩子透出來，緊緊綁在腰帶上，叫他亦抬不上來。臉上用五彩顏色，畫了一副鬼臉，頭髮散開，梳了一個高髻，戴上許多紙花，背上馱一大捆紙錢箔錠，妝束起來，分明一個活鬼，好不怕人！眾人看見，個個發笑。

守到半夜，將他扛進一輛破車，還怕他說話，用個麻彈子塞在口裡。松勇點起燈火，一直送到劉府。時已四更，松勇叫取一塊石頭，把大門亂敲。老門公聽見，不知何事，起身出來，隔著門問是誰，外面說：「內閣有緊要事來回老中堂的。」門上不敢怠慢，說：「請少待，我去取鑰匙來。」松勇叫道：「快些！」說著，將劉三公子扶下車來，站在門首，帶眾人一溜煙走了。

這裡門上開了大門，問是那個。只見一個活鬼踱進來，老門公一嚇，跌了一跤，將個燭台摔了一丈多遠，大聲喊道：「兄弟們快起來！不好了！」門房裡有人聽見，趕忙穿衣起來，見老人家坐在地下揉腿，口裡喘噓噓的也說不明白，只把個手掌裡亂指。有幾個人進去一看，見一個藍袍活鬼在前跌跌踉踉的亂撞，已上大廳。眾人大驚，發一聲喊，把內外人都驚醒了。膽小的不敢出頭，膽壯的都走來看。內裡傳出話來，著火夫廚子會同輪班人役捉鬼，各執棍棒，趕進廳來。

有個大膽轎夫，先上前一棍，打得活鬼跳了一跳。眾人齊上，棍棒交下，活鬼已倒。轎班上來壓住，取繩索過來，想要把他背剪，扯他膀子，那裡扯得動？眾人道：「這個鬼力氣不小呢！」又來說他袍服，才知他手捆在腰帶上，替他解下來。劉三公子挨打之時，酒已醒了，但是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動。如今鬆下手來，忙將口內麻彈子摘掉，大喝道：「你們這些瞎眼的奴才，連人都不認識！」眾人見活鬼說話，很吃一驚。有個家人，聽出口音，問道：「是少爺嗎？」劉三公子道：「正是我！」

眾人慌了，連忙扶起，攙進上房。劉相與夫人聽說話鬼是兒子裝的，大為詫異，也就起身來問。見了這個模樣，都嚇呆了。

洗臉，脫去破藍衫，摘去頭上紙花；紙錢鏤錠，久已打掉了。劉三公子頭面青腫，已有八分傷，扶他上牀睡了，哼聲不止。劉相夫婦來問備細，公子只得一長一短，將前後的事都說出來。

劉相大怒，不怪兒子尋苦吃，反怪別人使毒計，口裡說：「不長進的東西，自取其辱！」長歎一聲，就進去了，心內卻深恨寶珠，就想害他，捉他的錯處。又想他聖眷正隆，一時害他不到，只好慢慢留意，少不得有個狹路相逢。就做了兩句口號，在外傳揚道：

「不願到天上蕊珠宮，但願一見人間大小松。」

著人四處傳說，壞他的聲名。在人面前，常說他是個女兒，諷科道奏明參劾。無如松府為人好似劉府，交情甚廣，闊親更多，寶珠謙謙自守，人都愛他。知他聖眷又隆，誰敢將沒影響的事，來混讀天聽？從此松、劉兩家，成為水火。

再說松筠自從寶珠有病，忙亂之中，無人理論，他同幾個小朋友，又在外邊頑笑。如今寶珠病好，只得在家閒坐，心裡頗為耐悶。連日寶珠因衙門公事回來得遲，他捉了空兒，想出去閒走走，在師父面前撒了謊，叫了兩名書童，在馬房裡牽了一匹劣馬，出後門上馬。心裡躊躇，不如還到櫻桃巷月仙家去。加上一鞭，綠兒、壽兒跟著，飛也似的來到了櫻桃巷門口。綠兒接馬，壽兒敲門，有人開了，松筠一直進去，匆匆的就進月仙的房，撒開門簾，跨進去一隻腳，抬頭見有人在內，倒弄得進退兩難。

月仙看見，笑道：「二少爺麼？」松筠也笑一笑。那人問道：「那個二少爺？」月仙道：「松大人家二少爺。」那人就起身道：「都是世交，何不進來同樂？」月仙來扯，松筠只得在房彎一彎腰，道：「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坐！我好講。」

松筠坐下，細看那人，生得一個黑圓臉，濃眉近視，身材闊而且扁，倒是一臉的書氣，問道：「請教！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劉，行四，賦字兩三。尊姓是松，秀卿先生是令兄麼？」松筠道：「正是家兄。」劉四公子道：「還沒有請教雅篆。」松筠道：「草字友梅。」劉四公子道：「高雅極矣！尋花問柳之事，吾兄還時常高興者乎？」松筠心裡好笑，答道：「閒時來過兩次。」月仙接口道：「二少爺是貴人，輕易不踏賤地。」松筠道：「我還在家讀書，不能常出門。煙花之中，不過逢場作戲，安能如兩三先生鍾情嬌豔，慣作風月中人乎？」

劉四公子此時揚揚得意，把一副眼鏡除下來，又把近視眼擦了一擦，道：「兄弟喜歡訪翠，最愛眠香，家君性慈，不加管束。所以風月之事，得遂其願者也！」二人談了一會，劉四公子又咬文嚼字的一回，松筠只是笑來不住。劉四公子道：「今日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豈可無酒與吾兄為歡者乎？」就吩咐擺酒。停了片刻，有人進來排席，劉四公子推松筠上座，松筠推辭不得，只得坐了，劉四公子文縷縷的說長說短，松筠聽他滿口胡謔，就不大理他，倒同月仙談笑取樂。

月仙見松筠俊俏風流，比劉四公子來，竟是戲台上的岑彭馬武，神色之間，就顯出高低來了，待劉四公子竟冷冷的，同松筠調得火一般熱。劉四公子大為不悅，他原是個廢物，那有度量藏得住句話？拂然道：「吾今者費其錢鈔，請吾兄吃其酒而賞其花，而兄反爭其風，割其靴鞞。斯人也，竟不可以同處也明矣！今日之錢，吾其不認！」說罷，起身就走。不知劉四公子去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